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二五號

據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編輯影印

河南省

光山縣志約稿
(二)

成文出版社印行

人物志

仕賢傳

舊志列志有仕賢一門前通志局頒發縣志編纂大綱稱爲歷代名臣惟名臣二字于今義未適故仍從舊名凡邑中歷代之公卿大夫爵位顯榮與德望事功彪炳史冊有事實可記者就探訪所及取而錄之士君子流覽邑乘可以聞風興起矣

田益宗 光城人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畧貌狀舉止異常世爲四山蠻帥受制於齊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與兄興祖同歸魏興祖卒官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十九年拜益宗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旣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食實邑五百戶廿二年進號征虜將軍世宗景明初梁遣將主吳子陽率衆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領步騎四千進至陰山關南八十餘里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梁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漂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爲之犄角擊天賜等斬首數百獲其二城上表曰臣聞機之所在聖賢

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捨皆拯羣生於湯炭盛武功於方來竊惟江外州鎮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鬥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不乘機電掃恐後之經畧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預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衆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京之衆西擬隨雍陽州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於春末弗過十旬尅之必矣世宗納之道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子魯生領步騎八千斷梁糧運并焚其鈞城積聚梁戍主趙文舉率衆拒戰魯生破之獲文舉及小將胡建興古皓莊元仲等斬五千餘級溺死千五百人倉米連舟焚燒蕩盡後梁寧朔將軍楊僧遠率衆二千寇逼蒙籠益宗命魯生與戍主奇道顯逆擊破之追奔十里斬俘千餘進號平南將軍又詔益宗率其部曲并州鎮文武與假節征虜將軍太僕少卿宇文福綏防蠻楚加安南將軍增封一百戶賜帛二千匹白早生反於豫州

詔益宗曰懸瓠要藩密邇崧潁南疆之重所寄不輕而羣小猖狂忽構釁逆殺害鎮主規成反判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卽遣尙書邢蠻總精騎五萬星馳電驅征南將軍中山王英統馬步七萬絡繹繼發量此蟻寇唯當逃奔知將軍志剪豺狼以清邊境節義慷慨良在可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爾深戢誠欵方相委託故遣中書舍人趙文相具宣朕懷往返之規口別指授便可善盡算畧隨宜追掩勿令此豎得有鼠逸遲近清盪更有別旨時白樂口以南郢豫二州諸城皆沒於梁唯有義陽而已梁武帝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克平益宗之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世宗慮焉遣中書舍人宣旨慰諭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世宗詔曰風聞卿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祿便授中畿一郡魯生未久至延昌詔曰益宗先朝耆艾服勤邊境不可以地須其人遂令久屈可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世宗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出其不意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

引梁兵襲逐諸戍光城以南皆爲梁所保世哲擊破之復置郡戍而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開國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爲恨上表曰臣昔在南仰叨王化擁率部曲三千餘家棄彼邊榮歸投樂土兄弟塗炭釁結南朝高祖孝文皇帝錄臣乃誠授以藩任方欲仰憑國威冀雪冤恥豈容背寵向讐就險危命昔郢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擁絕賊路竊謂臣心仰簡朝野但任重據邊易招塵謗致使桃符橫加讒毀說臣恒欲投南暴亂非一乞檢事原以何爲驗復云虐害番兵殺賣過半如其所言未審損失之家所訟有幾又云耗官粟帛倉庫傾盡御史覆驗曾無損折初代之日二子魯生魯賢從子超秀等並在城中安然無二而桃符密遣積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息魯生僅將存命唱云我被面敕若能得魯生魯賢首者各賞本郡士馬圍繞騰城唱殺二息戰布實由於此殘敗居業爲生蕩然乃復毀發墳墓露泄枯骸存者罹生離之苦亡魂遺粉骨之痛昔歲朝廷頻遣桃符數加慰勞而桃符凶奸擅生禍福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師復欺朝廷說臣父子全無忠誠誣陷貞良惑亂朝聽乞攝桃符與臣並對若臣罪有狀分從憲綱如桃符

是謬坐宜有歸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爲獄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不許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諡曰莊少子纂襲封位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左將軍東豫州刺史益宗長子隨興冠軍將軍平原太守隨興情貪邊官不願內地改授弋陽汝南二郡太守（魏書）

贊曰南北割據雙方對峙益宗起於蠻帥事南則南重降北則北強數十年方面自專生殺銓置之權擬於王者男兒得志樹功名於當世亦可謂豪矣物盛則衰人滿則損知進而不知退卒以子孫喪敗愚矣哉

孫 寧 字彥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歷行臺郎後預崔祖螭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荐之齊神武未被知也會神武西征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畧共作檄文皆辭請以寧代神武引寧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寧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文襄初欲之鄴摠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許寧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人爲軍士逃隱者身

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其家於是所獲甚衆。擧之計也。邢邵嘗謂之曰：「更須讀書。」擧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少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擧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擧悵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擧常服荊刺，凡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季高式召擧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尙書、青州刺史。」

（北史）

贊曰：孫擧出其聰明材力，博取人間富貴，自許精騎，其簡鍊揣摩之功固自有過人者，故能以文章入幕，見賞於高歡。然考其爲人，適足以爲高歡之良佐耳。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讀書亦奚以爲？

盧祖尙 字季良，光州樂安人。家饒財，好施，以俠聞。隋大業末，募壯士捕盜。時年十九，善御衆，所向有功。盜畏不敢入境。宇文化及之亂，據州稱刺史，歃血誓衆，士皆感泣。越王侗立，遣使歸地，因署本州總管，封沈國公。王世充僭位，以州歸高祖，授刺史，封弋陽郡公。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爲前軍總管。下宣歙，進擊賊帥馬惠亮，陳正通破之。歷蔣州刺史。有能名。貞觀二年，交州都督以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尙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內殿，謂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爲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尙頓首奉詔，既而託疾自解。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公旣許朕矣，豈得悔？」三

年當召不食吾言對曰南瘴癘而臣不能飲當無還理遂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下命斬朝堂既而悔之詔復其官（唐書）

贊曰海內鼎沸盜賊蜂起禍尚能散財聚衆割據州郡保衛人民擇明主而歸之爵列上公名垂竹帛非偶然也暮年不幸觸帝王之怒不得其死命也夫

張次賢 字子齊仙居人宋嘉祐四年知上高三年政成始營卒不屬邑轄次賢入朝首言及之反以論去未幾入爲正言貽書新令趙汝笈請於朝乞重彈壓之次賢主其事於是邑宰權遂兼兵馬邑人感之（上高縣志）

贊曰縣令爲親民之官民間之利病惟縣令能知之惟縣令之賢者能興之革之賢者宰是邑視地方之痛苦如疾病之在身必午夜思去之而後已贊卒不屬邑轄其爲害於地方也大矣宜次賢之除其弊而邑人德之也

龔友福 字伯達元順帝至正十七年狀元及第授翰林學士拜中書參政兼丞相事以學行著人稱爲淮南夫子元亡從順帝北去著有龔伯達集今不傳（舊志）

按元朝一代丞相非蒙古色目人不得爲舊志何以云龔友福兼丞相事蓋其時中書省有左右丞相有平章政事有左右丞相有參知政事皆稱宰相故馬亨上疏有宰相十七員失之冗雜宜加省汰之言龔友福蓋參知政事之宰相而非丞相也又滿清咸豐間僧格林沁統兵剿捻匪駐節光山徧訪龔友福先代墳墓父老遂喧傳僧格林沁係龔友福後裔然不可考矣

程世昌 號章菴戶部主事純四世孫明天啓丁卯舉於鄉崇禎辛未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讞獄多所平反出知廣平府力革津梁保馬驛遞派擾民得以甦再知平陽值營卒噪世昌躬諭之變乃息擢按察副使備兵九江左良玉自武昌東下舳艫蔽江泊池口世昌規方示略披以誠恂良玉不覺前席爲之歛兵福藩立擢僉都御史巡撫上江威惠並濟民以安以忤阮大鍼歸里獨力振修學宮清用爲太常寺卿抑鬱而卒

贊曰漢友福世俗所震驚之狀元宰相也其功烈如是如是程世昌亦即革大臣卒抑鬱而死哀哉

劉 堦 字從禮明太祖微時常至光山堦遇之於大石橋（後因堦遇太祖於此稱爲遇仙橋）延至其家設食太祖登基遂以賢良辟舉國子監丞累官左司諫左春坊左諭德備帷幄顧問上愛其樸直嘗以老劉呼之而不名上用法嚴堦因事納諷每濟之以寬上念其誠多見聽嘗與議養種馬於各省堦奏河南乃百戰之場民逃土曠又多河患蝗災若復領馬則民益逃亡上可其奏又奏免勾堦補軍伍堦性縝密凡所建白秘不敢洩然天下以是陰受其福在朝三十年囊無餘積致政歸以特牛一負衣衾驅還鄉里上使人問之大喜賜馳驛歲加存問堦歸田自食其力若農夫無仕宦態居數

身

贊曰世人視小吏若蠹蟲往往不齒於人類亦小吏之卑污苟賤實無異天下蠹蟲也潔清如沈懷尚書且重之小吏非小人在大之自待何如耳委吏乘田孔子不恥小吏何害焉孫興亦小吏中之傑出者

胡智 字尙明勅旌義士熙季子登成化丙戌進士授戶部給事中操履剛介條議時政侃侃直言上多嘉納念親老不能迎養歲日思歸既二親受封即告終養連遭親喪哀毀骨立幾不能生服闋人勸之出智曰親已逝矣要出何爲扁其堂曰知足自號雲山道人築精舍於城南之白沙關竟日扃扉玩易如此者二十有八年丁巳元旦禮奠先人畢公服端坐而逝自通籍至卒凡俸租所入悉儲以贍宗族之貧者自守先世之業未有尺寸之增亦未有餘貲以貽子孫云

何思 號淮潯性恬澹寡營家貧讀書併日而食弱冠舉嘉靖丙午鄉試年六十始謁選知房山縣泣事三月歎曰寧爲五斗折腰乎上書乞致仕時王世貞爲巡撫甚高其品歸田一志養靜檢攝放心居南寺二十年足跡不入城市年九十無疾卒

贊曰知足不辱誠哉言豪傑之事功與賤丈夫之壘壘相去不能以寸熟讀明清二代之史而後知胡何二子之過人遠矣

胡嵩 字文嶽宏治甲子舉人任蘇州通判人物奇偉才思敏達值流寇猖獗嵩督士

卒及子紹賢追至狼山擒斬渠魁主帥奪其功蘇人情之解組歸王文恪爲作東溟奏捷序贈之次子紹良舒城訓導課士有方

劉輔興 嘉靖庚子舉人知黔陽縣守正不撓時守道取沙金民不堪命輔興抗拒之某曰汝不欲官乎輔興曰寧得罪於上官不取怨於百姓即掛冠歸

贊曰人才之難自古以爲嘆於千萬人中得一二有爲有守之才偶屈於下位而又爲長官所嫉嫉此人民之不幸而非胡劉之不幸也

王相 字夢弼幼聰敏不羣長登正德戊辰進士授沐陽令值歲大歉相多方撫賑全活甚衆內豎劉瑾遣官鬻鹽引索價數倍沐陽驟增至萬計相力陳當道罷之山東盜侵境相治戎兵繕城池與民守之賊不敢近徵拜監察御史論事侃侃無所避清戎湖湘更飭法令軍伍無缺常以處置捍衛事宜開款條陳言甚懇切事竣入朝適有邊將掠則丐詐充奸細冒功者相力辨其誣錢寧江彬結黨亂政復指劾之出按山東貪汚者聞風引去時臨清倉廠設太監投托者多奸匪冒糜廩餼歲以萬數相疏聞於朝請速革之移文屬郡嚴禁其左右捕首惡者悉付於法姦黨畏憚不敢肆爲民害宦寺郡

怒起而中傷之謫高郵州判卒世宗卽位贈光祿寺少卿遣官諭祭

熊榮字以仁正德丁丑進士初授行人疏諫武宗南幸廷杖降學錄尋擢御史出按山東平礦賊之亂復按雲南協征岑猛以功遷陝西參政

黃正色嘉靖庚戌進士任御史奏皇城內不許賣刀劍又奏定房號及奏革宮市遂受廷杖謫州判後歷官副使致仕弟中色官鞏昌府通判

彭應參字魯軒光山人寓息縣登萬曆庚辰進士授肥鄉令擢御史性剛介不避權勢出按浙江以執法杖指揮遂被劾歸泰昌改元贈光祿寺卿弟應捷萬曆丙戌進士官至大同知府所在皆有惠政

畢佐周字嵩高萬曆癸丑進士授茌平知縣愛士育民歲饑賑濟全活甚衆以治最擢御史巡視北城奸宄肅清出按廣西振紀綱平蠻有功以執法杖指揮莊烈帝怒將置重典都御史陳于廷抗言陛下赫然留意武功欲激諸介冑臣即薄譴御史未爲過然天下將驕卒悍紀綱不立尾大之勢已見萌芽又摧挫法吏以長其焰恐益潰廢不可收拾將貽聖明之憂方是時天子意有所向佐周同于廷并被斥佐周性至孝少失恃

事繼母卒得其歡心歸田後植善類扶困窮同里悉化其德邑南潑陂河每漲發行者莫渡捐建萬金橋行者便之

贊曰有名之士以名節相尚光邑之存言路者咸稱厥職王相之風采能令內之宦豎有所憚而不敢肆外之污吏聞風引去允爲一代直臣之冠彭應參畢佐周執法杖指揮亦可謂剛亦不吐矣

羅田 字汝獲其先麻城人明初徙光山田生而穎異髫年通周易嘉靖癸丑舉進士除知襄陵縣政崇博大不爲苛削調知聞喜縣悉計撫摩建樹爲諸邑冠晉戶部主事督餉百萬馳赴遼左時敵騎擁道田部衛整刷卒以無虞明年權崇文門稅監太倉平準節縮以羨餘給邊糧以常數處官俸朝貴多啣之監兌湖廣故事司府首領厚有餽贈田悉裁革楚境肅然未幾出知萊州府清操自勵力行鄉約以勞勛卒於官卒後四日擢遼東行太僕寺少卿萊州諸生毛煦等列治狀以上與漢太守楊震合祀焉

胡孟清 字汝揚曾祖嵩祖紹良見前傳父錠嘉靖四年舉於鄉知壺關縣性豪放自以不任簿書引歸優游林下三十餘年萬曆十七年孟清舉進士知長治縣內艱服闋起知任邱縣前後歷二令俱著治聲考滿以最績被薦擢戶部貴州司主事督權九江九江有鈔關始自宣德中景泰初始差主事監收其稅然所任非人輒滋吏弊部臣以孟

清才素著清節故有是命孟清刷蠹蝕絕常例事以便民爲先會姦人馮萬善因解物入京耗蠹無抵陰誘中人以利語上聞遂設小池口稅廠遣御馬監李道董其事孟清抗疏力爭不能得李道至萬善等爲之羽翼初止料船分潯關額鈔既而奏請征商搜括無遺商民苦之孟清力相鈐制道恃勢愈肆因憤鬱成疾卒

贊曰孟子有言今之爲國者將以爲暴明代已遠其詳不可得聞矣滿清之季非貴戚大臣不能得崇文門監督一席各省重要關稅公言調濟幹員其爲暴也固宜然時勢變遷則家費用浩繁不能盡仰給於正稅關稅之收入斷不可少倘得羅田胡孟清輩而任之裕國便民何爲異之有而無如小人不顧也羅田之不容朝貴孟清之困於李道何足怪哉

廖逢節 字應時光山淨居里人寓固始嘉靖丙辰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督儲永平別創新規以清夙弊尋知永平府四十五年擢朔州兵備副使以病告歸旋以遼警起補口北道副使併力防禦邊人倚爲長城當遷去民赴闕奏留乃以參政仍舊任隆慶四年擢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甘肅爲漢酒泉張掖郡地以番爲蔽番數被兵邊將坐視不救遂與他部連且爲之鄉導逢節內撫番人外却勁敵恩威互施開闢五年增築邊牆邊人安堵萬歷三年以夏歸屢荐不起一日浴畢衣冠端坐而卒

劉學曾 萬曆庚辰進士歷知曲周長垣二縣皆有惠政擢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二司

奏定掣籤之法以絕私謁避權璫歸後進南京光祿寺少卿轉大理寺少卿公愼明允擢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察吏安民心力交瘁卒於官賜祭一壇

贊曰道節於邊事既壞餘能內撫番人外用勁敵猶爲卓著再靖邊疆詩曰价人維藩逢節有焉劉學曾察吏安民心力交

瘁亦庶乎不素餐矣

張德恭字子安天性醇篤有學行嘉靖二十二年舉鄉試以才名受知郡守巨商雷煥被誣訟餉金求援德恭力却之陰爲白其枉三十八年登進士中貴黃錦者當時用事或邀之干謁謝不往授河間府推官平恕明允執法不避豪貴遷戶部主事舊多弊孔力爲搜剔闡正寺鄭謙欺隱之罪謙黨羣搆之謫下邳丞下邳土城久圯德恭曲爲調度有軍卒犯法者責之鳩工庀材城成不費民間一縷當道者以爲能擢蘇州通判力却織局餽遺轉瀘州同知瀘接壤番夷實難之也德恭曰吾爲其易孰當其難策騎而往生聚教訓民皆向方番寇侵瀘境勢甚熾衆惶怖欲棄城走德恭曰弱不可恃也若進據都邑則貽朝廷憂決計帥師渡江而前賊望見果遁走臺使以德恭有文武才荐章上轉河間府同知尋補順天府侍中時宰相攝事食客有謂參政常卿可力得者德